

安徽巡警学堂起义： 百花亭的第一声枪响



安徽巡警学堂遗址

在安庆市人民路新光电影院旁伫立着一座汉白玉塑像，静静地诉说这百年前关于一场革命的风云变化。这座汉白玉雕像是安庆市政府在1984年为纪念革命烈士徐锡麟而建成的。一百多年前，徐锡麟打响了辛亥革命在安徽的第一枪，给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重重一击。孙中山先生亲自为之题写挽联：“丹心一点祭余肉，白骨三年死后香。”

朱玉婷 文

徐锡麟： 只解沙场为国死

他的戎马一生，也曾用笔写下满怀豪情。他留下来的诗作不多，但豪迈雄浑。

他就是安徽巡警学堂起义的发起者——徐锡麟。1905年前后，徐锡麟曾出山海关至奉天、吉林，再经西北诸省边疆而归，写下这首《出塞》：“军歌应唱大刀环，誓灭胡奴出玉关。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”

徐锡麟(1873~1907)，字伯荪，别号光汉子，绍兴山阴东浦人。父凤鸣，字梅生。锡麟自幼好学，勇于探索，喜研数学、天文。常夜观天文，绘制天象图，手著浑天球，点缀列星于其上，并留心舆地，勘察绘制绍兴府地形图。光绪十九年(1893)考取山阴县学附生(秀才)。二十七年受聘绍兴府学堂，任经学兼算学教习。两年后升任副监督，在府学堂执教4年，先后任经学兼算学、测绘、体操等课。

光绪二十九年游历日本，在大阪参加国际博览会期间，积极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因宣传反清思想入狱之章太炎先生，并结识陶成章等许多反清革命志士。是年，在绍兴开设特别书局；与宗能述、王子余等创办越郡公学，应乡试录取副榜。三十年经蔡元培、陶成章介绍在上海加入光复会。是年，创办东浦热诚学堂，自任体操教员。三十一年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，由陶成章介绍，结识秋瑾，介绍秋瑾入光复会。与陶成章等创办绍兴大通学堂，招金(华)、处(州)、绍(兴)三府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训，规定凡入校学员均属光复会员，毕业后仍归学堂领导人统辖和节制。学堂还成立革命联络机关，以开展军体为名，购买大批枪弹，进行军训。又在绍兴创立体育会，招募革命青年学习射击，密谋起义。

三十二年，为便于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势力，捐资为道员，赴任安徽。安徽巡抚恩铭委以陆军小学会办。三十三年调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。因躬身督练，引以为能。是年春，以探亲为名，回绍与秋瑾、王子余等密商起义事宜。

起义失败后，徐锡麟被剖腹挖心，年仅34岁。徐锡麟安葬于西湖孤山南麓，在巡警学堂旧址建祠立碑以祀。

张亚琴



辛亥革命与安庆

山雨欲来风满楼

那是一个暗潮涌动的时代，中国的封建帝制已经绵延了数千年，仿佛一个垂死的罪人等待着最后的审判，空气中四处是风雨欲来的气息，一场狂风暴雨似乎一触即发。

怀着“光复汉族，还我河山，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”的伟大抱负，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，已经是光复会一员的徐锡麟走进了安庆。也就是这一步，让他和安庆的历史紧紧相连，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徽巡警学堂起义。

到达安庆后，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边卖力经营校务，以图现任安徽巡抚恩铭信

任、提拔，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，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。1907年初，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。

安庆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，徐锡麟起义正是发生在这里。“安徽巡警学堂是安徽省最早的警察专门学校，最初分官生和兵生两班，学员不足百名。”安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皖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健初先生介绍说：“安徽官立中等工业学堂旧址就是当时的安徽巡警学堂。《皖政辑要》、《安徽旧影》等史料中都有相关描述。”

恩铭有变起义被迫提前

在安徽巡警学堂，徐锡麟一边严格训练学生，并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，一边暗地里四方联络密谋革命事宜。但徐锡麟神秘的表现已经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，于是很快汇报给恩铭，说徐锡麟是革命党人。已经开始怀疑徐锡麟的恩铭有意无意地试探他，徐锡麟始终不动声色，也使得恩铭放下下心来。

与此同时，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，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。但起义的具体时间却因为种种变化，一再更改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七月八日，原本是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，而恩铭以幕友张次山的母亲这一天过八十大寿必须到场祝贺为由，让徐锡麟将毕业典礼提前两日举行。

张健初说：“恩铭是来自北方的狼，他的运筹帷幄是普通的官员所不能及的。他当时已经密令

巡防营内外配合，加强城池封锁。这一个变动加上暗中防备，恩铭相信即使徐锡麟果真为乱党，且会在毕业典礼上举事，也必然乱了他的阵脚。”

而此时此刻，徐锡麟也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起义那天的到来。

1906年7月8日，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，徐锡麟忽然走上前来，单腿下跪，双手举上学生名册：“报告大帅，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！”正当所有人都未及反应之时，身旁的陈伯平将事前藏匿好的炸弹朝恩铭扔了过去。因为徐锡麟的一声“报告”就是号令。

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那枚炸弹却没有爆炸。慌乱之中，徐锡麟从靴筒里拔出两只六响手枪，朝恩铭一阵乱放。恩铭身中数弹，但都没有致命。最后，陈伯平从背后补射一枪，恩铭毙命。

被清王朝“吃掉”的好汉

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，徐锡麟和城外的新军联系中断，被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当天下午，徐锡麟等人相继被捕。

主审的藩司冯煦责问道：“恩铭巡抚待你不错，是你的恩师，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？”徐锡麟大义凛然：“他待我是很仁厚，可这是‘私惠’；我杀他，这是天下的‘公愤’。”此刻，徐锡麟只关

心，恩铭究竟死了没有。“新甫死，我志偿！”

当天夜里，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，34岁的徐锡麟被剖腹取出心脏。

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如此写道：“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麟。”

徐锡麟，一条被腐朽的清王朝吃掉的好汉。这场著名的起义，从发动到失败，历时短短七个小时。革命党人以血的代价击毙了清朝地方大臣，推动历史的车轮。

